

9

成一

文集

长篇小说·白银谷（下）

成一◎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成一
文集

长篇小说·白银谷（下）

成一◎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京文艺出版社·太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银谷: 全3册 / 成一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(成一文集)

ISBN 978-7-5378-5656-0

I. ①白… II. ①成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9707 号

书名: 白银谷
著者: 成一

出版人: 续小强
责任编辑: 陈学清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印装监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 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总字数: 3886 千字 总印张: 271

版次: 2019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次: 2019 年 1 月山西 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656-0

总定价: 698.00 元 (全 12 卷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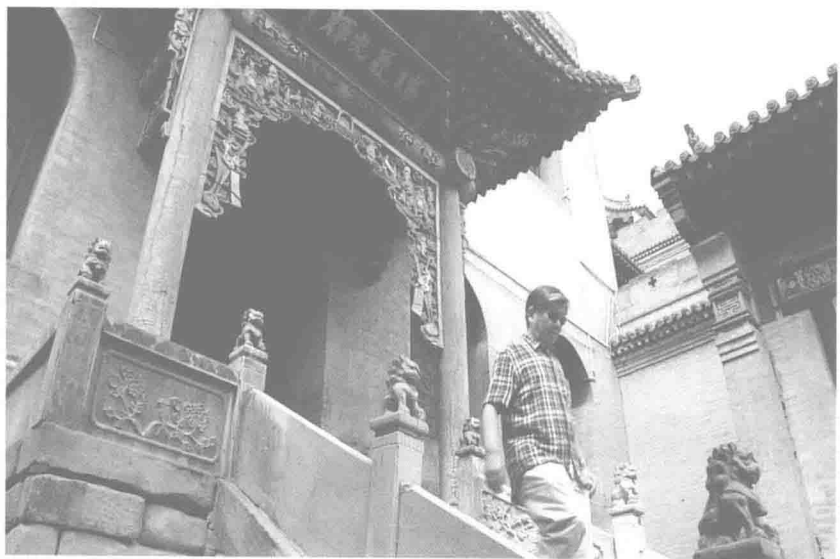
2002年作者在太原寓所书房（《白银谷》写于此）



2003年3月作者六十初度



2009年作者出席电影《白银帝国》首映式



2015年作者重游太谷曹家大院



《白银谷》“十年周典藏版”三卷本（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）



写作《白银谷》参考的几种珍贵资料

目 录

下 卷

第一章	老夫人之死	/ 003
第二章	祖业祖训	/ 038
第三章	情遗故都	/ 072
第四章	雨地 月地 雪地	/ 108
第五章	奇耻大辱	/ 141
第六章	返京补天	/ 176
第七章	惊天动地“赔得起”	/ 209
第八章	走出阴阳界	/ 244
第九章	谢绝官银行	/ 277
第十章	尾声	/ 306
后记	/ 313

下 卷



第一章 老夫人之死

1

自进入腊月，杜筠青就得了一种毛病：爱犯困，常嗜睡。大前晌后半晌的，不拘坐着站着，有事没事，动辄就犯起困来。挣扎了摇头眨眼，想扛住，哪成？没挣扎几下呢，已经歪那儿迷糊着了。

杜筠青一再吩咐杜牧，见她迷糊着了，赶紧叫醒，用什么法子都成。可杜牧几个女佣，用尽各种办法了，还是很难惊醒她。每回，也只好抬她到炕榻上，由她睡去。这一睡，就不知要到何时。

尤其令杜筠青恼怒的是犯起迷糊来，常常连澡也洗不成了。进城的半道上，就爱在车上犯迷糊，歪倒叫不醒。遇了这种情形，杜牧也只好叫车馆调转牲灵，赶紧返回康庄。这么睡得吼叫不醒，拉到华清池也洗不成澡。有时，路上挣扎着没迷糊，到澡堂也要睡着。这真能把她气死！做康家这个老夫人，也就剩进城洗澡这么一点乐趣，竟然也消受不成了？

为了不犯困，杜筠青喝酽茶，学吸鼻烟，居然都不管用。她终于寻到一种稍微管些用的法子：努力饿着自己。人都是饭后生倦意，饥饿时坐立不

安。那就饿着你，看你还迷糊不迷糊！尤其进城洗澡时，头天就不吃饱，第二天更粒米不进。这样坐车进城，真还迷糊不着。只是空心肚洗澡，除了觉着软弱无力，实在也乐趣不多。

忽然这样爱犯困，是得了什么病，还是自己老了？

过了年，这怪症越发厉害了。正月依然天寒地冻的，却像陷进沉沉的春困中。她除了爱迷糊，似乎也没有别的不适，不像生了病。唯有苍老之感，那是时时都感觉到了。已经给康家做了十多年老夫人，的确已经是很老的老夫人了。只是，她的年龄还不能算老迈吧：她不过才三十三岁。

都说年迈之后，夜里觉少，白天迷糊。她与老东西相比，实在不能算年迈。老东西健壮不衰，能吃能睡，她自己倒先有了老相？

老东西见她这么爱困，倒也不像以前那样装不知道了，过来几次，殷勤问候：是不是夜里没睡好？做噩梦没有？饮食太素淡了吧？还是有什么心事？时局就这样，也不用太熬煎，听天由命吧。

她日夜犯困，想失眠而不可得，想做梦也没有，吃喝也不香，即使有无限心事搁在心头，也思量不动了：心里一想事，不用多久，照样犯迷糊，就是再熬煎的心事，也得撂下了。但面对老东西的殷勤问候，她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说：“困了，就睡呗，也不难受。”

自入冬起，康笏南真搬回后院这座殿堂似的大正房来住了。多年独居之后，他的忽然到来，很叫杜筠青恐惧了几天。还好，他只是白天过来说几句话，夜晚并不来打扰她的。他住东头，她住西头，中间隔着好几间呢，还算相安无事。只是仆佣多了，这座大冷宫中的炕榻炉火，也较往年烧得暖和了许多。

他搬过来，只是为显示一下：对她这位老夫人已不再冷落？

你就冷落下去吧，我已经过惯了冷宫的生活！现在，我也应该受到冷落了，我已经有了罪孽，已经捅破了你们康家这层威严的天！你被尊若神灵，居然至今未能觉察？我不相信。我越来越不能相信了！你一定是知道了，硬撑着装不知道。你是威名美名远播的神灵，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辱

没！哈哈，你是在装糊涂吧？今年冬天，你忽然搬过来住，就是想装糊涂？你想叫大家相信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老太爷并没有冷落老夫人，怎么会有那种事！你这样装糊涂，心里不定怎样暴怒呢！哈哈，我就想叫你暴怒，但并不想叫你有苦难言。你应该将暴怒形之于色，赶紧废了我这个万恶的老夫人，叫天下人都知道你受的辱没……

只是，杜筠青这样稍一激动，心上就觉得很疲累，头脑也发胀，挡不住地又要迷糊。所以，她也不大能深想许多。

在精神稍微好的时候，杜筠青也会怀疑：老东西真能装得那样不露痕迹？他到底知道了没有？

没出正月，康笏南从城里请来了一位名医。这位姓谭的老先生，常来康家出诊，都称他谭先。

只是谭先还不曾给老夫人看过病。以前，杜筠青大病也没得过，偶尔头疼脑热的，喜欢叫公理会的莱豪德夫人来诊疗。现在，她得了这样奇怪的毛病，几次想起莱豪德夫人，可哪里还能追寻？感世事无常，更生出许多悲凉来。

康家算开明，医家来为女眷诊病，并没有很多忌讳。所以，杜筠青能面对了谭先。她看谭老先生，倒是一位慈祥的长者。他闭了眼，仔细把过脉，又问了饮食起居情形，就说：也没有大的毛病，只是阴虚火旺吧，先吃几服药，调养调养看。

受父亲及莱豪德夫人的影响，杜筠青不大信服中医老先生。不过，谭先诊断她没有大毛病，听了也还叫人高兴。

谭先诊疗的时候，康笏南一直陪坐在侧。听说无大碍，长长出了口气，又追问一句：“真无大碍吧？”

康笏南这样的关心，杜筠青也是很少享受到了，所以令她惊异，也令她生疑。他是做给这位谭先看，还是另有用意？

喝了谭先开的四五服药，杜筠青的嗜睡也并未见好，反倒更重了些似

的。康笏南力主再请谭先来，杜筠青不让。她嘴上说：“哪能那么快，再多喝几服，总会见效。”可她心里却想：就这样嗜睡也甚好！

睡着了，就什么也不必想了。那些想不通的、疑心的、酸楚感伤的、久久郁闷于胸的，都可以丢到一旁，不必理睬。能这样沉沉睡去，永不醒来，那岂不更好！

但没隔多久，康笏南还是把谭先请来。谭老号过脉，凝思片刻，依旧诊断说：无大碍，加减几味药，服些时看看。

每天早晚各一大碗汤药，又服了四五天，依然没有多少变化。不过，杜筠青放出话来：“已略有好转。虽嗜睡依旧，可犯困时头脑不很发胀了。”她放出这样的话，只是不想招谭先来。

谭先来过两次后，全家上下都知道她病了，似乎还以为她病得不轻吧。二爷、四爷、六爷陆续来看望过她，还都挂着一脸的沉重。尤其四爷，脸上的沉重更甚，他跑得也勤，几乎天天过来问候。管家老夏，也跑得勤，一天都不止来一趟。还有大娘、二娘、三娘、四娘一干媳妇，也都来过了。

杜筠青不喜欢这样被抬举：以前眼里没有她，见老太爷变了，你们也变！谁稀罕这一套。再说，她还没病得快死呢。

老东西故意这样兴师动众，分明是在做给大家看。可他这样做，真是为了遮丑吗？他就装得那样稳当，一点恼怒露不出来？

杜筠青越来越有些不敢相信了。

现在，她最想见一个人，那就是以前伺候过她的吕布。

去年三喜失踪以后，吕布的表现就很有些异常。原来那么精干麻利，忽然变痴呆了，常常发愣，叫几声都不应。问是怎么了，她总是慌慌地说：丧父剧痛，一时难以平复。

那时候，杜筠青一心惦记着三喜，也没太理会吕布。只以为遇了大丧，身心受挫，也是人之常情吧。

等康笏南南巡归来，杜牧调过来，吕布调出去照料五娘遗世的孤女，杜

筠青也未太留意。杜牧挪位，是因为老东西从江南带回了一个妩媚的女厨子。赐吕布去照料不幸的五爷之女，一显老太爷的体抚之忧，似乎也合情理的。

只是，吕布到五爷那头不久，就悄悄给辞退了。杜筠青是直到腊月才想起来去看看吕布。但到五爷的庭院后竟被告知：吕布早不在了。哪去了？早打发走了，老夫人还不知道？

杜筠青听了，倒也没生气，只是猛然意识到，这是把吕布撵走了！那件事终于败露了？像吕布这样近身伺候过老太爷的女佣，无缘无故的，哪能悄悄给撵走？吕布伺候她也多年了，走时竟不来说一声？没有疑问，那件事败露了，吕布是受了连累！

杜筠青一直在等待这一天。在她想象中，那件事一旦败露，康家准会掀起惊天大浪的：老太爷雷霆震怒，人人都义愤填膺，她这个淫妇当然难逃一死……可局面却不是这样：吕布既已被撵走多日，康家居然一直平静如常。尤其是老东西，近日并无任何异样！

那天，杜筠青从五爷家出来，径直就跑去见夏管家。见面也没客气，劈头就问：“吕布多年伺候老太爷和我，怎么说打发就打发了？就是该打发，也得说一声吧？我用惯谁，你们就撵走谁？我怎么得罪你夏大人了？”

老夏慌忙赔了笑脸说：“老夫人这样说，是要撵我走吧……”

“你老夏大权在握，我也活在你手心里呢！”

“老夫人生这么大气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”

“说，为什么把吕布撵走了？”

“老夫人，不是我们撵走她，是她一心想走，拦也拦不下。”

“她为什么一心要走？”

“家中拖累大吧。长年在此伺候老太爷老夫人，脱身不易，管不了家。一个小户人家，长年没女人张罗，家已不成其家了，甚为苦恼。今年终于出了老院，能脱身了，她就一心想归乡理家去。”

“那也不来说一声？”

“吕布怕老太爷老夫人挽留，不便回绝，没敢往老院辞行。照惯例，吕布也到了手脚不够麻利的年纪，该外放了。”

再问，也不过是类似的话，仿佛什么事也没有，吕布只是正常放出。杜筠青还能怎样逼问？难道那件事依旧无人觉察？

但她回来思前想后，还是觉得吕布外放太可疑。于是，她就想私访一次吕布。见了吕布，大概就能明白底细吧。

然而，杜筠青几次前往寻访，始终就未见着吕布一面。头一回，车馆竟会迷了路，把车赶到了别的村！后来几回，虽寻到了吕布的家，人却总不在：不是走了亲戚，就是进城赶集去了。定好的日子，跑去了，人依旧不在。这么反常，分明是有鬼。不是吕布躲着不出来，就是他们不许吕布出来！

杜筠青假装生了气，叫嚷着再也不想见吕布。隔了许久，装着已经忘了这件事，她才忽然动议，不速而至。奇怪的是，依然见不着吕布的面：家人说她又回了娘家！折腾了一年，又赶上闹拳乱，终究也未见到吕布。

她现在得了这样奇怪的病，显见得无法再去寻访了。但她已经有些疑心：那件事虽已败露，但他们瞒住了老太爷！要真是这样，那可是太可怕了：她自己白染了一身罪孽，却没伤着老东西一根毫毛！老天爷会这样不公吗？

所以，杜筠青特别想见一见吕布。见了面，吕布就是什么也不说，她相信也能看出一个大概。他们这样阻拦着，不叫吕布露面，也能看出一个大概了。

在康家，敢瞒着老太爷，又能够瞒住老太爷的，没有几个人。新当家的三爷、四爷，遇了这样的丑事，当然也想瞒住老太爷。可他们心里装下这么一件捅破天的丑事，又能瞒得过谁？脸上能那样不露一丝痕迹？三爷脾气不好，心里装着这种事，早该爆发出来了。可在今年，三爷凡来见她，除了礼数周到，似乎还多了些和气，甚而是温情。四爷更是一个心善的人，他知晓了这等事，还会那样谦卑如常？

敢不动声色来瞒老太爷的，恐怕只有老夏、老亭这两个老奴才。他们才最擅长皮笑肉不笑！老东西一旦雷霆震怒，也少不了拿这两位老奴才出气。但这两个老奴才中，最敢做这件事，也最能做成这件事的，还是那个冷酷的老亭。有他死守了老东西，那真是针插不进，水泼不出！老夏圆滑，可他没那么大胆子吧？他知道了真相，有老亭拦着，只怕也告不成密的。

杜筠青忽然生出一个新念头，求一次四爷：她病成这样了，由不得要念想一些旧人。吕布伺候了她多年，近来特别想她，能不能把她找来，见一面？从四爷的应对中，也能看出些征兆来吧？

这天，四爷又来问候她，她就说：“他四爷，你也懂些医，我这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呀？总不见好！”

四爷忙说：“老夫人不用多虑。谭先是名医，他说不得事，那就是不得事。”

“老说得不得事，就是不见好！”

“有些小毛病，倒也不好调养，得用慢功，不能着急。”

“他四爷，你也给我号号脉，看毛病到底出在哪儿？”

“老夫人，我哪能与谭先比？我只得医家皮毛罢了……”

“名医不名医吧，我还信不过谭先呢！他四爷，给我号号脉，看谭先说得准不准。”

“只有我号不准，哪有谭先不准？”

“神仙也出错呢，何况那个老先生！他四爷，我信得过你。”

四爷推脱不过，只好给老夫人号了号脉。号完，沉思片刻，说：“谭先说得不差，老夫人并无大碍，静心调养就是了。”

杜筠青笑了笑，说：“他四爷既这样说，我也踏实些了。人一病，就爱胡思乱想。近来清醒时，不由念想些故人。唉，我在太谷也没太近的人，这些天常念想的一个人就是以前伺候过我的吕布。她在我跟前多年，情同家人。他四爷，我求你件事，不知……”

四爷忙说：“老夫人尽管吩咐！”